

哀了凡先生訓子言

余童年父喪母老遂棄去舉子業學醫謂可以
養生可以濟人且誓一藝以成名余屏心志獨
居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敢
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何
不讀書余問以故曰余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
皇極數子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耳余引之
歸善待之試其數驗悉奇驗余遂起讀書命孔

袁了凡先生訓子言

余童年父喪母老。遂棄去舉子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余夙心也。偶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卽進學矣。何不讀書。余問以故。曰。余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正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耳。余引之歸。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余遂起讀書。念孔

爲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余卜終身。言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某年當選大尹。在任二年半。卽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惜無子。余備錄識之。自後遇考名數先後皆不出所懸定。獨算余食廩米九十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卽批准補貢。余竊疑之。後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

丁卯。殷秋溟宗師見余塲中備卷。嘆曰五策卽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浹淹貫之儒。老于牕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補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淡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畱京一年。靜坐不閱文字。歸遊南雍。未入監。訪雲谷。會禪師于棲霞。對坐一室。三晝夜不瞑。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

念曰吾爲孔先生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卽要妄想亦無處可着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余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得。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得。汝二十年來被他算定。不曾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余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

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余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覺。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日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

矣。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因問孔公。算
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復問曰。汝自揣應得科
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
人。類有福相。予薄福。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
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驕人。直
心直行。或輕信而妄談。凡此皆薄福相也。豈宜
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予
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善怒。宜無

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予矜惜
名節。常不能舍。已求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
宜無子者四。善飲茶鑠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
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
尙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
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
百金人物。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遇因材
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卽如生子有百世之德。

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然無後者。德之薄也。汝今既知前非。將向來不登科第。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孔公算汝不登科第。此天之孽。猶可違也。汝今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已作之福。安得不受享乎。易謂君子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則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汝信得及否。余偉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座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科第。誓行善事三千條。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

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又語余曰凡所
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孟子論立命
之學而先曰夭壽不二夫夭與壽至二者也當
其不動念時孰爲夭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二
然後可以立富貴之命窮通不二然後可以立
貴賤之命夭壽不二然後可以立死生之命人
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夭壽則一切順逆皆該
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

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侯則一毫覲覲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至此地位。纖毫不動。不離有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卽此便是實學。予初號學海。取百川學海至海之義。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勵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

受。明年庚午刑部考科舉。以孔先生算數。應考
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
義未純。檢身多悞。或見義而行不勇。或救人而
心常疑。或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
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巳發願。至
己卯。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庚辰南還。遂
起求子之念。欲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天啓。余
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記。每行一事。輒用

鷲毛管印一硃圈於曆日。或施貧人。或買放魚蝦。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滿。九月十五日。又起中進士之念。欲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余在任所。所行善惡。纖悉畢記於功過格上。汝母見善事不多。輒頻蹙曰。我前在家相助爲善。故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衙中無善可行。何時得滿。忽夜夢見一神人來。余告以善事難完之苦。神曰。只減

糧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畝二分三釐七毫。余爲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頗疑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余以夢告之。且問此事宜信否。禪師曰善心真切。卽一行可當萬善。况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孔先生算余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當終。是日竟無恙。今七十八矣。余於是知稱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爲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

命未知若何。卽命當顯榮。常作落莫想。當順付。
常作拂逆想。卽現前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學。
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
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積家之福。外思濟。
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
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
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
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擔閣一生。

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中至正之理。熟玩而勉行。毋自曠也。

謙虛利中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謙之一卦。六爻皆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達。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賓年最少。極其

謙虛。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字者乎。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辯。如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卽天地鬼神。猶將祐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已歛容。大變其幼年之習。李霽岩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

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謙。天必相之。兄今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峰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于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接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迫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實。

肆者以歛。建所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岩。積學工文。有聲桃李。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榜無名。大罵試官。以爲瞋目。時有一道者。在旁微哂。張遽移怒。謂汝何爲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又不見我文。烏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氣和平。今聽罵詈。試官之辭。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

卽文字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
須自己。做個轉變。始得。張曰。命旣不中。須安意。
聽之。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
行。善。事。廣。積。陰。德。而。又。加。意。謙。謹。以。承。休。命。何。
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行善事。
積陰功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
心。功。德。無。量。上。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
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感。悟。折。節。自。持。善。

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至一室。其房甚高。得
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傍人曰。此今科試錄。柰
何多缺其名。傍人曰。科第天上三年一考。較須
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皆係舊該中式。
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
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是科果中一
百五名。正夢中所指者也。由此觀之。舉頭三尺。
決有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

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而。虛。心。屈。已。使。天。地。
鬼。神。時。時。憐。我。方。纔。有。受。福。之。基。古。語。云。有。志。
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貴。者。必。得。富。貴。
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乃。三。軍。不。可。奪。者。立。定。
此。志。須。念。念。謙。虛。塵。塵。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
造。命。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
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闌。則。止。孟。子。曰。土。
之。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予。於。舉。業。亦。云。

積善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昔顏氏將以女妻叔梁紇。而歷叙其祖宗之德之長。逆知其子孫必有興者。豈漫說哉。孔子稱舜之大孝。而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論至精矣。試以往事徵之。楊少師榮建寧府人也。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挾人而貨物一無所取。

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祖父皆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尙多賢者。鄞人楊自懲。初爲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撻一囚。血流滿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曾柰得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自懲叩首。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爲之霽顏。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食。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人無食。自顧則囚又乏糧。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途忍饑。菜色可掬。囚徹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二子。長曰守陳。次曰守陞。爲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爲刑部侍郎。次孫爲四川廉憲。又

俱爲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昔正統間。鄧
茂七倡亂于福建。始于沙縣。蔓及延平等處。士
民從賊者甚衆。朝廷起鄞縣張都憲楷南征。

以計擒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
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
小旗。約其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毋妄殺。全活
萬人。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爲宰輔。孫丕復中探
花。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

來取者卽與之。無倦色。一仙來試其誠否。化一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初世卽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馮琢庵太史之父。爲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卧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裘衣之。

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爲汝子。及生。琢庵。遂名琦。台州應尚書壯年習業于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懼也。一夕聞鬼云。某家婦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之。明夜當縊死于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卽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旣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其子後歸。夫婦相

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柰此秀才壞吾事。旁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弩勵。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之。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今累累也。常熟徐鳳竹，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乏。夜聞鬼唱于門。

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倒做了舉人郎相
續而呼連夜不斷是年鳳竹果舉于鄉其父因
而益積德孳孳不急修橋修路齋僧接衆凡有
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于門曰千不誑萬
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
撫嘉興屠康僖公初爲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
諸囚情狀得其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爲
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遇朝審堂官摘其語

以訊諸囚無不服者。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埴。應坤及應峻。皆顯官。嘉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爲池陽太守。生七子。

憑最少。贅平湖袁氏。與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畱心二氏之學。一日東遊泖湖。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卽解橐中得十金。呼主僧授之。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松江布四疋。檢篋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係新製。其僕請已之。憑曰。但得菩薩無恙。吾雖裸裎何傷。僧垂淚曰。捨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後完工。拉老父同。

遊宿寺中公夢伽藍神謝曰汝子孫當享世祿
矣。後子沆孫樗芳皆登第作顯官嘉善支立之
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
生囚語其妻曰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
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我可生也其
妻泣而聽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
意支不聽卒爲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婦登門
叩謝曰公如此厚德晚世所稀今無子吾有弱

女送爲箕箒妾此則理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而
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
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大綸登第凡此十條所
行不同同歸于善誠積善者之楷模也然爲善
不求人知方謂陰德爲善日若不足方謂陰德
須刻刻點檢自心宜真而勿假辨研此理務是
而無非滅罪受福莫重于此故有財有勢者其
作福易易而不爲是自暴也易而愈爲是錦添

花也。貧賤者其作福難。難而不爲是自棄也。難而肯爲是一當百也。又必弩力爲善而不住爲善之相。斯可貴耳。隨緣濟衆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畧有十。第一與人爲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勸人爲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捨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何謂與人爲善。昔舜在河濱見漁者皆爭取深潭厚澤而老弱則

漁于急流淺灘之中。惻然哀之。往而漁焉。見爭者。皆匿其過而不談。見有讓者。則揄揚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其耕稼與陶皆然。夫以舜之濬明。豈不能出一言教衆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轉之。此良工苦心也。吾輩處世。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一則令

其所顧忌而不敢縱。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
錄。翻然舍已而從之。且爲艷稱而廣述之。凡日
用間發一言。行一事。全不爲自身起念。全是爲
物立則。此大人天下爲公之度也。何謂愛敬存
心。君子與小人。就形迹上觀。節義廉潔。文章政
事之類。君子能之。小人亦或能之。常易相混。惟
一點存心處。則善惡懸絕。判然如黑白之相反。
故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所存之心曰仁曰禮。仁禮又是何物。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謂常存愛人敬人之心耳。人有親疎有貴賤有智愚。賢不肖萬品不齊。皆吾同胞。皆吾一體。孰非當敬當愛者。蓋愛敬衆人。卽是愛敬聖賢。徇物無違而通衆人之志。卽是通聖賢之志。何者。聖賢之志本欲斯世斯民各得其所。吾合愛合敬而安一世之人。是卽爲聖賢而安之也。况古之聖賢。因人物而起慈悲。因慈

悲而成正覺。大學一明明德於天下。舍天下則
吾亦無明德處矣。何謂成人之美。玉之在石。抵
擲則瓦礫。追磨則圭璋。故凡見人行一善事。或
其人志可取。而資可進。皆須誘掖而成就之。或
爲之獎借。或爲之維持。或爲白其誣。而分其謗。
務使之成立。而後已。大抵人各惡其非類。鄉人
之善者少。不善者多。故見一善事。爭非而共毀
之。善人在俗。亦難自立。且豪傑錚錚。不甚修形

迹多易指摘。故善事常易敗。而善人常得謗。常不能自完。惟仁人長者。能匡直而輔翼之。在一鄉可以回一鄉之元氣。在一國可以培一國之命脉。其功德最大。何謂勸人爲善。生人爲類。孰無良心。世路役役。最易沉溺。凡與人相處。當方便提撕。開其迷惑。譬猶長夜大夢。而令之一覺。譬猶久陷煩惱。而披之清涼。爲惠最普。韓愈云。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

雖有形迹。然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失
言失人。當反吾智。何謂救人危急。患難顛沛。人
所時有。偶一遇之。當如痼瘕之在躬。速爲解救。
或以一言伸其屈抑。或以多方濟其顛連。崔子
曰。惠不在大。赴人之急可也。蓋仁人之言哉。何
謂興建大利。小而一鄉之內。大而一邑九州之
中。凡有利益所得爲者。最宜興建。或開渠導水。
或築隄防患。或修橋路以便行旅。或施茶飯以

濟饑渴。隨緣勸導。協力興修。勿避嫌疑。勿辭勞
怨。何謂捨財作福。釋門萬行。以布施爲先。所謂
布施者。只是捨之一字耳。達者內捨六根。外捨
六塵。一切緣會。一切功德。無不捨者。苟未能然。
先從財上布施。世人以衣食爲命。故財爲最重。
吾從而捨之內。以破吾之慳。外以濟人之急。始
而強勉。終則泰然。最可以蕩滌私情。祛除執吝。
何謂護持正法。法者萬世生靈之眼目也。不有

正法。何以參贊天地。何以裁成萬物。何以脫塵
解縛。何以經世出世。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
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於舉揚正法。上報佛
恩。尤宜勉勵。何謂敬重尊長。家之父兄。國之君
長。與凡年高德高。位高識高者。皆當加意奉持。
在家侍父母。使深愛婉容。柔聲下氣。習以性成。
便是和氣格天之本。出而事君。行一事。母謂君
不知而自恣也。刑一人。母謂君不見而作威也。

事君如天。古人確論。此等處最關陰德。試看忠
孝之家。子孫未有不綿遠而昌盛者。切須慎之。
何謂愛惜物命。凡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惻隱
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積德者積此。周禮孟春
之月。犧牲毋用牝。孟子謂君子遠庖廚。所以全
吾惻隱之心也。故前輩有四不食之戒。謂聞殺
不食。見殺不食。自養者不食。專爲我殺者不食。
學者未能斷肉。且當從此戒之。漸漸精進。慈心

愈長防範愈周。不特此也。蠢動含靈。皆爲物命。求絲煮繭。掘地殺蟲。念食之由來。皆殺彼以自活。至于手所悞傷。足所悞踐者。不知其幾。皆當委曲防之。又戒殺與放生相表裏。救蟻中元。放鱉作相。救崔三公。放龜列侯。皆與成湯解網。同一仁心。豈可以饕餮自恣哉。善行無窮。不能殫述。由此十事。而廣推之。則萬德可備矣。

改過

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憶而談其過。禍靡不驗者。左國諸紀可觀也。大都吉凶之兆萌于心。而動乎四體。其過于厚者常獲福。過于薄者常近禍。俗眼多膜。容謂有未定而不可測者。至誠合天。福之將至。觀其善而必先知之矣。禍之將至。觀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春秋時去聖人未遠。其言多中宜也。今欲獲福而遠禍。未論行善。先須改過。但改過者。第一要發耻心。思古之聖賢。

與我同爲丈夫。彼何以萬世可師。我何以一身
瓦裂。耽染塵情。私行不義。謂人不知。數然無愧。
將日淪于禽獸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愧者。
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則
聖賢。失之則禽獸耳。此改過之機也。第二要發
畏心。天地在上。鬼神難欺。吾雖過在隱微。而天
地鬼神。實鑒臨之。重則降之百災。輕則損其現
福。吾何可以不懼。不惟是也。閒居之地。指視昭

然吾雖掩之甚密。文之甚巧。而肺肝畢露。終難自欺。被人覷破。不值一文矣。惡得不凜凜。又不惟是也。一息尚存。猶可悔改。古人有一生作惡。而臨死悔悟。發一善念。遂得善終者。謂一念猛勵。足以滌百年之惡也。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故過不論久近。惟以改爲貴。但塵世無常。肉身易隕。一息不屬。欲改無由矣。明則千百年負此惡名。雖有孝子慈孫。不能

滌幽則沉淪獄報不勝其苦。烏得不畏。第三發
一勇心。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吾須奮然振
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
生。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
之所以爲益也。具是三心。則有過斯改。如春冰
遇日。何患不消乎。然人之過。有從事上改者。有
從理上改者。有從心上改者。工夫不同。效驗亦
異。如前日殺生。今戒不殺。前日怒詈。今戒不怒。

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強制于外。其難百倍。且
病根終在。東滅西生。非究竟廓然之道也。善改
過者。未竟其事。先明其理。如過在殺生。卽思曰。
上帝好生。物皆戀命。殺彼養已。豈能自安。且彼
之殺也。既受屠割。復入鼎鑊。種種痛苦。結縛
冤已之養也。珍膏羅列。食過卽空。蔬食菜羹。儘
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損已之福哉。又思血氣
之屬。皆含靈知。既有靈知。皆我一體。縱不能窮

修至德聲名洋溢。以使之尊我親我。豈可日戕
物命。以使之仇我憾我。于無窮也。一思及此。將
有對食傷心。不能下咽者矣。如前日好怒。必思
曰。人有不及。情所宜矜。悖理相干。於我何與。本
無可怒者。又思天下無自是之豪傑。亦無尤人
之學問。行有不得。皆已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吾
悉以自反。則謫毀之來。皆磨煉玉成之地。我將
歡然受賜。何怒之有。又聞謫而不怒。雖讒諂薰

天如舉火焚空終將自息聞謗而怒雖巧心力
辯如春蠶作繭自取纏綿怒不惟無益且有害
也其餘種種過惡皆當據理思之此理旣明過
將自止何謂從心而改過有千端惟心所造吾
心不動過安從生學者於好色好名好貨好怒
種種諸過不必逐類尋求但當一心爲善正念
時時現前邪念自然汚染不上如太陽當空魍
魎潛消此精一之真傳也過由心造亦由心改

如斬毒樹。直斷其根。奚必枝枝而伐。葉葉而摘哉。大抵最上者治心。當下清靜。纔動卽覺。覺之卽無。苟未能然。須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須隨事以禁之。以上士而兼行下功。未爲失策。執下而昧上。則拙矣。顧發願改過。明須良朋提醒。幽須神鬼證明。一心懺悔。晝夜不懈。或經七日。以至一月二月三月。必有效驗。或覺心神恬曠。或覺智慧頓開。或處冗沓而觸念皆通。或遇冤讐

而回嗔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神聖提攜。或夢
飛步太虛。或夢幢幢寶蓋。種種勝事。皆過消罪
滅之象也。然不得執此自高。晝而不進。理無窮
盡。改過豈有盡時。昔蘧伯玉當二十歲。已覺前
日之非。而盡改之矣。至二十一歲。乃知前之所
改未盡也。及二十二歲。則回視二十一歲。猶在
夢中。歲復一歲。遞遞改之。行年五十。而猶知四
十九年之非。古人改過之學如此。吾輩身爲凡

流過惡蝟集。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見其有過者。
心粗而眼翳也。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徵驗。
或心神昏塞。轉頭卽忘。或無事而常煩惱。或見
君子而赧然消阻。或聞正論而不樂。或施惠人
而反怨。或夜夢顛倒。甚則妄言失志。皆作惡業
之相也。苟一類此。卽須奮發。舍舊圖新。幸勿自
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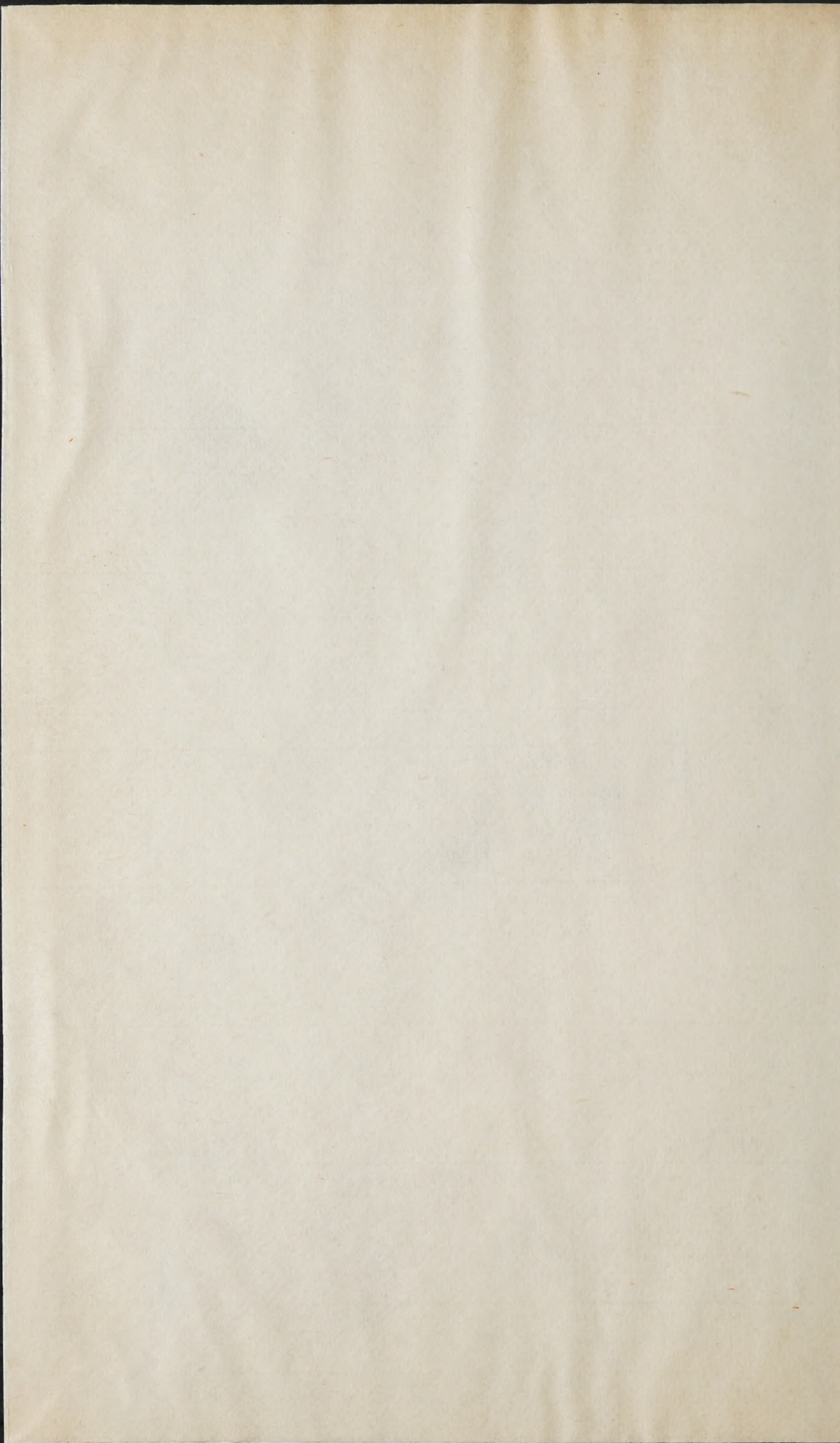
楊貞復先生決科要語

休寧有一儒士。程其姓。學聖其名。師事洪甲。頗明道理。立心操行無諂曲。中年以後游神冥府。職雷部判官。言人死期。月日時刻不爽。或一樹當擊。亦先與師言之。無不驗。然止對洪言。卽他人弗與聞。洪因自審究竟。對曰。先生今世祿薄。但冥府重先生。將以先生爲閻君。師洪笑曰。果爾。吾便爲之。是夕洪遽困頓。僕者見庭下。如官吏立者數員。良久却去。洪亦安達旦。學聖至謂。

吾親見之。是時念念惟在愛親無他念也。予
鄉榜時年二十有一。其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
然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于佛前朝夕默禱
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
負吾君下負吾親者。神明鑒之。蓋三年復第。今
以程君所言冥事觀之。予亦有暗合焉。抑非獨
予也。凡登第有盛名事功磊磊落落軒重人世
者。其立心自治咸有大願于中而未嘗輕以語

人也。予何敢輕語人也。予何敢輕語人哉。夫場有餘粟。則鳥呼其羣而共啄。野有美草。則鹿呦其類而共食。其性然也。今士人吾同氣也。予有所聞。寧忍不以告乎。予是以次程君之語。及予所警于中者。以爲諸士告。俾悟決科之道。以立心。格神爲本。而博誦作文次之也。

了凡先生訓子言及決科要語。功過格諸編。刻者夥矣。惟農部舊寅長乾所劉君最備。吾鄉未得盡見。重梓以廣其傳。後學陶珙識。



人也子何敢輕於人也子何敢輕於人也

有餘果謂為吁其學而其味野有美草謂為

其類而其含其性然也今士人各同氣也子

所聞寧忍不以告乎于是曰夫何言之語及子

所習乎申者以為諸士失其學而不知其

心格紳為本而便謂作文章之也

子凡先生與子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刻者其矣其矣其矣其矣其矣其矣其矣其

鄭不得盡見其所以其所以其所以其所以

